

哲学史

80 语言哲学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自实证主义及其理想语言哲学，以及我们之前在讨论宗教哲学和伦理哲学时提及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日常语言哲学发展以来，语言哲学的近期发展涉及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发展。考虑到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思想范畴、存在范畴，以及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中显而易见的逻辑范畴都与本体论相关，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尤其当我们谈到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以及它对语言的还原论观点如何排斥形而上学时，新的语言观会向形而上学敞开大门，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想了解这方面的一些内容，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的一本书或许会对你有帮助，这本书大概是六年前出版的。帕斯莫尔的著作名为《近期哲学家》（Recent Philosophers），而非《近期哲学》（Recent Philosophy），书中对这类问题做了有益的总结，尽管它并非面面俱到。

现在，我想把我要探讨的内容分为三个主题，这三个主题听起来都像是形而上学中关于本体论的议题。的确如此。第一个主题与逻辑实体有关。

除了物理实体和心理状态之外，是否存在第三种对象——逻辑对象，一种不变的逻辑对象？这类似于问“是否存在真正的普遍概念”，只不过这个问题有时是用本质来探讨，有时则是用逻辑对象或逻辑实体来探讨。那么，这类问题是如何与语言联系起来呢？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弗雷格身上了，他在本世纪初颇具影响力。他于1925年去世。

弗雷格区分了语言中的意义和指称。也就是说，一个句子可以既有意义又有指称。当然，这里的指称指的是句子所描述的事物。

如果是感官数据陈述，那么它就指感官数据。如果是物质对象陈述，那么它就指物质对象。如果陈述是关于上帝的，那么它的指称对象就是上帝，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个指称对象。

但是，句子的意义，或者说句子的含义，与它的逻辑意义有关。也就是说，句子代表一个命题，而命题不仅仅是一个句子、一个陈述，它是一种客观的状态，一种可以用各种语言表达的客观状态，比如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日语等等。因此，命题就是逻辑状态，也就是句子的意义。

当然，这种逻辑状态可以指涉感官数据、物质对象等等。因此，这种区分就显得很重要。例如，你可能有一个专有名词，它的含义可能非常重要。

你的名字来源于某个人，这个词本身就包含各种各样的含义，同时，专有名词的意义和它所指代的对象是不同的。它指的是你，也就是被赋予这个专有名词的那个人。名字、意义，以及它所指代的那个人。

或者你可能在想某个抽象术语，某个抽象概念或某个一般概念，它的含义与某个概念有关，无论是普遍概念还是一般概念。明白吗？它指的是一整群个体，一类个体。或许它指的是真正的普遍规律。

那么，就要区分意义和指称。有时我们通过谈论意义（指称意向）和指称（外延意义）来区分它们。外延意义，是的，我们在逻辑学中确实会使用“外延”这个术语，不是吗？名词的外延，例如在句子中，“所有人都会死”是普遍外延，“有些人”是特殊外延，这与指称有关。

意图与意义有关。然而，卡尔·波普尔不仅区分了意义和指称这两个世界，还区分了第三个世界。也就是说，除了句子可以指称的物理对象之外，在意图层面还涉及两个方面。

首先，存在心理状态。心理状态指的是你脑海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它可以通过反思的观念，也就是那些主观条件，来进行经验性的描述。然后，他区分了这种心理状态的逻辑对象。

因此，你可能在思考某种逻辑上客观的状态，这种状态是被思考而非被看见的，即便你在这个逻辑状态下的思考指向的是其他事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谈论普遍概念的时候。你的心理状态与某些词语相关，这些词语是逻辑对象的载体，而这个逻辑对象就是普遍概念，是真正的普遍本质，是一种客观的状态，它始终如一。

A 永远是 A，以此类推。逻辑对象与物理对象是不同的。所以，即使你考虑我们拥有的、我们体验到的语言和心理状态，逻辑对象和物理对象也是不同的。

逻辑对象指的是人性的本质。物理对象指的是人类本身。因此，逻辑对象、逻辑实体都属于这种语境。

现在，正如你所料，弗雷格和波普尔所认同的这种逻辑对象概念，必然会受到任何具有强烈经验主义倾向的人的挑战。W·V·奥奎因就持这种观点，他在一篇题为《没有本体论的逻辑》的文章中提出了质疑。没有本体论的逻辑。

你看，他的观点是，逻辑不需要意向对象。语言不需要意向对象。逻辑上客观存在的事物状态（它不可能不是客观存在的）不需要本质，也不需要普遍概念。

这种语言所需要的仅仅是谓词和限定词。谓词和限定词。谓词具有经验指称，限定词具有形式功能。

所以，如果我们只想说有些人会死，那么在说“有些人”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某些经验实体，物理实体。死亡是一种经验属性，是某些人的属性。“有些人”仅仅是一个逻辑限定词。

你看，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些东西。他很快指出，因此我们可以用理想语言的符号，以逻辑的方式陈述这类事情，这类陈述。存在一些 x ，使得 x 是人，并且 x 会死。

有些人终有一死。好的。如果你想把所有条件都满足，那就简单地规定：如果 x 是人类，那么 x 终有一死。

所以，你可以简单地运用我们在形式逻辑中常用的逻辑限定词，以及具有经验指称的术语。现在，科因想要表达的，而且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是意义是语言的功能，而不是心理状态的功能。当有人说出某句话时，问题不在于你在想什么，而在于你指的是什么？你在谈论什么？他把语言，也就是说，他把语言理解为言语行为，一种外在的物理行为。

他只对以语言符号形式表达的思想感兴趣。思想并非心理活动，它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行为。

你不必说出口，你可以在心里构思。语言符号，语言行为。

因此，像“圆润”、“人性”这样的普遍术语并非本质或逻辑对象的名称，它们仅仅是指代一组相似个体中任何成员的术语。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唯名论者。

他用了个很高级的词——统称范畴论（syn-categor-matic）。有些统称范畴论术语，也就是那些普遍适用、逻辑上普遍适用的词，比如“圆润”和“人性”。它们以前被称为普遍术语。

他只是想说，我们用这些术语来谈论某一类别的所有成员。统称-类别-数学，就这么简单。但一组相似的事物不就是我们用语言所做的分类吗？正是语言对相似的事物进行分类，我们才得以通过所使用的语言来组织我们的世界。

集合，或者说事物的范畴，并不具有共同的、逻辑意义上的真实本质。它们仅仅是我们用这些统称术语将它们归纳在一起的经验相似性。因此，就事物而言，并不存在真正的普遍性。

现在，我想在关于逻辑实体的讨论中补充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的名字。他于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了一本名为《论普遍性》（On Universals）的著作，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由此卷入了这场辩论。沃尔特斯托夫的著作——顺便一提，这本书出版后被誉为20世纪关于普遍性理论的最佳著作之一——无疑奠定了他在分析哲学领域的专业声誉。他所做的，是将普遍性视为可能性。

可能性。也就是说，不变的逻辑可能性，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它们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它们受同一性法则的约束。

他实际上是在说，除了实际存在的物理实体（或许也包括任何物质实体）之外，这个世界以及任何可能的世界都存在着这样的规律：只有某些特定类型的事物在逻辑上是可能的。猫不可能不是猫。你知道，这暗示着存在一种逻辑本质，它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

所以他试图重新引入对普遍性的讨论，将其视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我曾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对他说过，你——你的意思是，你所说的“可能性”是指客观逻辑上的可能性吗？也就是说，存在客观逻辑上的可能性，并非一切皆有可能，但某些范围的事情是可能的，而其中只有一部分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他正是这么说的。

那么，他在这方面的出发点是什么呢？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怀特海的形而上学。你看，他现在所做的，是从怀特海的一些术语出发，在这些术语中，逻辑可能性被视为永恒的对象，与时空世界的实际实体截然不同。他并非怀特海主义者，但他之所以采用怀特海式的普遍性概念，是因为它与柏拉图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你看，在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中，最真实的事物是普遍概念，而特殊概念，用柏拉图的比喻来说，是影子。它们是普遍概念的影像。而沃尔特斯多夫的观点是，特殊概念才是实际存在的实体，是独立存在的真正事物。

普遍性并非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某种客观实体，而是客观的逻辑可能性。而这些实际存在的实体则体现了其中的一些可能性。我们每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体现了人性的逻辑可能性。

所以，他的论点是，存在这些逻辑可能性，这个可能性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逻辑实体，而非物理实体。现在，让我补充一点，这与……有关。进入沃尔特斯多夫的美学理论。在他关于普遍性的著作出版前几年，他出版了一本美学理论著作，我记得书名为《艺术的作品与世界》，他在书中试图发展一种本体论，以支撑“存在普遍的客观美学价值”这一观点。

如果你看过他那篇更短小精悍、更受欢迎的文章《艺术即行动》（Art as Action），这篇文章在我们艺术哲学课程中也有用到，你可能还记得，他论证这一观点的依据是，在各种不同的语言中，相同的声音都具有相似的联想。我曾亲眼看到他在给学生讲授美学时，一边打乒乓球一边用这种方式举例。以下哪个选项是“ping”？一个娇小的女孩。

一个活泼好动的男孩。什么是“ping”？什么是“pong”？嗯，娇小的女孩是“ping”，活泼好动的男孩是“pong”。他会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相似的声音会带来相似的联想。他用研究过这类问题的文献来佐证他关于这种现象具有跨文化性的论断。他的观点是，某些审美联想和特质是有客观依据的。

当我读到他关于普遍性的书时，我曾对他说——这是在韦斯利和黑尔街交汇处的Cornerspot餐厅吃早餐时的一次谈话——我说，现在告诉我，你的美学理论，它与你的普遍性理论，也就是逻辑可能性理论，紧密相连。所以你看，他运用这个理论的一个方面是在他的美学理论中。另一个方面是在他的创世论中。

在任何可能的世界的所有逻辑可能性中，上帝自由地选择他想要实现的那些可能性。等等。他在论普遍性时也阐述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关于逻辑实体的辩论，而这场辩论又会引出关于普遍性和实在本质的讨论。请记住这一点。现在，与语言哲学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认识论中提到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我们需要的出发点是法国语言结构主义者的著作。关于“结构主义”这个术语，需要说明的是，结构主义存在于人类学、心理学和语言学中。在心理学领域，我认为可以这样说：法瑞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存在一些预设的阶段，人类心智会经历这些阶段，从而逐步成长和成熟。

这似乎与大脑发育有关。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有一个，你很难称之为先验的，但它确实是一种先验的，一种预先设定的，好吧，一种预先设定的认知发展结构。如果你看看乔姆斯基，他在语言学中也有结构主义的观点。

同样，索绪尔也谈到了语言，但他独特的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任意指定的词语构成，这些词语是指代经验对象的符号。这些任意指定的词语彼此之间相互关联。

关键在于，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多种多样的语言，这不仅是因为词汇的差异，更是因为词汇之间关系的差异。我们构建了自己的语言。因此，我们也构建了自己的经验世界，并赋予它们我们认为应有的结构化意义。

因此，实证主义者通过构建科学语言的方式，构建了一个世界，一个有组织的、实证主义经验的世界。他们仿佛提供了一种语言景观，实证主义者只能通过这种景观来观察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存在固定的意义、普遍的概念或可供指涉的逻辑实体。

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感官经验的种种细节，它们通过我们使用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新康德主义的倾向。但这并非康德所构建的那种普遍框架。

它并非康德意义上的概念框架，而是康德式的，因为它认为存在一种语言框架，一种语言结构框架，我们仿佛先验地将其强加于实际的感知之上。其结果是，一种语言看待世界的方式必然与另一种语言不同。

不同的建构方式之间存在相对性，没有一种建构方式可以等同于真实世界。归根结底，正因为我们的语言构建了经验世界，我们才无法认识现实本身。反实在论由此而来。

如今，正是这种结构主义成为欧洲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理论发展，尤其是在现象学传统以及美国分析哲学领域的跳板。在欧洲，解构主义者德里达正是从这样的背景中走出来的。那么，什么是解构呢？简单来说，就是解构结构主义者所说的我们已经构建的东西。

你看，解构主义者德里达所做的，是试图解构作家构建的语言体系，以此表明这些体系并非完全有效，或者说，其中存在着多种语言，它们彼此之间并不一致。正是我们的语言主导着我们的经验世界，使我们无法以其他方式看待和谈论它，因此，相对性在这方面得到了扩展。刚才我提到了结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名字。

与乔姆斯基不同的是，他更倾向于康德式的思想，认为所有语言都共享一种普遍的、深层的结构。他称之为“表层结构”，而索绪尔似乎也在谈论这种表层结构。但解构主义者看不到任何深层结构，所以一切都只是表层结构，是我们人为构建的东西。

我想，如果你听听你周围的一些朋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你的语言截然不同）交流，你就能理解结构主义者在说什么了。音乐家们谈论的是音乐的语言。如果你仔细聆听——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如果你仔细聆听音乐家们的演奏，你会注意到，比如说，古典音乐的语言与一些非常现代的音乐的语言是不同的。

你会说，这是不同的语言。科学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科学和牛顿科学使用的语言各不相同，等等。纳尔逊·古德曼在分析哲学传统中也发现了这种差异性。

纳尔逊·古德曼（没错，他是一位奎因式的唯名论者）认同这种将我们的经验世界构建成科学哲学的观点。因此，科学仅仅是在处理语言结构。科学理论也只不过是一种语言。

这并非什么新鲜事。我们早就听恩斯特·马克思说过类似的话。马克思曾说过，科学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描述感官数据之间关系的简洁方式，一种简洁的方式。

嗯，有很多经济实惠的实现方法。所以，科学语言和科学理论也会多种多样。你会看到的。

这些不同的科学语言之间无法相互翻译。它们无法相互翻译。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它们是不可通约的。

你不能用它们来衡量彼此。它们是不可通约的语言。然而，它们同样健全，同样可行。

这里确实受到了托马斯·库恩及其科学革命理论的影响。你会看到的。库恩认识到，范式转变会带来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事物结构方式，正如古德曼所说。

这些另类的科学语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将感官特性联系起来。你知道那种连点成线、连数字的益智游戏吗？你从1到103依次描绘数字，最终会得到一幅你用这种方式勾勒出的动物图画。科学就像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只不过它不给出数字。

因此，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将它们联系起来，从而理解整体图景。还有其他构建方式。这样，我们在科学中的理论和一般概念就变成了符号，而不是描述。

它们是符号，而非艺术符号。纳尔逊·古德曼曾著述美学理论。在美学理论中，他将艺术作品视为一种创造性的语言，用来构建某些事物。

艺术和科学的世界以类似的方式构建。那么，你可能会说，结果就是他成为一个相对主义者和一个现象主义者。没错，的确如此。

他持有现象学的科学观。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理论。你可以接受一幅图画是正确的。

你可以同时接受多幅图谱，并认为它们都是正确的。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将各个数据点连接起来。一幅正确的科学图谱应该涵盖所有数据。

它涵盖范围足够广，内容连贯，逻辑自洽，整体结构统一。

它使你能够以简洁而非不必要的复杂方式讨论数据，这就是简约原则。你可以从中推断出一些有益于进一步假设和实验的信息。他的科学哲学正是如此。

如今，在科学哲学领域，将科学哲学引向相对主义流派的是一位名叫费耶阿本德的人。他不太倾向于谈论所谓的“正确图景”，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所有科学知识的相对性。这种科学哲学中的反实在论，正是理查德·罗蒂在其著名著作《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所体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源泉之一。

你还记得吗？镜子指的是约翰·洛克所说的头脑中的主观观念，即表象。而他所做的，正是坚持认为这种表象知识论及其相关的基础主义是失败的。他认为我们所有的观念结构、复杂概念和科学理论都是相对的，因此，他认为哲学并非让我们获得关于事物本身的真理，而仅仅是一场具有实用价值的对话。

但实际上，各种语言和结构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互译性。理查德·罗蒂。嗯，与此相反的是，我们来看看，与纳尔逊·古德曼的作品相比，哈佛大学的希拉里·普特南的作品则截然不同。

希拉里·普特曼很快承认，其他理论框架当然是可能的，科学理论也必然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修正。换句话说，他反对基础主义。但他仍然希望人们以务实的态度看待科学理论。

他坚持认为，我们的认知建构并非仅仅是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他想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那么，他是如何证明这一点的呢？他辩称，我们对某些观察结果和物质实体拥有确凿的认知。

有些观测结果和物质实体是确凿无疑的。换句话说，存在着既定的数据。而他将电子、力场和空间尺度等都包含在这些数据之中。

好吗？所有科学家都会观察和测量这类事物，无论他们的理论框架如何。因此，我们构建的框架，即理论结构，或许是暂时的，但它们旨在对现实做出陈述。这就是怀特海关于科学的暂时实在论。

普特南希望人们以一种务实且暂时的态度看待科学。在他所谈到的这些已知的参照点中，不仅包括电子、力场，还包括某些自然事物。某些自然事物的种类。

换句话说，存在客观的分类。分类并非仅仅是我们用语言来构建事物结构。事物本身存在客观的类别。

客观存在的种类。或者说物种。而且，无论使用何种语言，我们都认同一些普遍规律。

从这个意义上讲，存在逻辑实体，存在逻辑对象，是思想对象，而不仅仅是具体数据。

思想的对象是存在的。或者说，是普遍存在的事物，是本质。

自然种类。所以，普特南在科学问题上持现实主义观点，但在某些分类和一般原则上也持现实主义观点。

以及一些公开认可的特定观察结果。这并非完全是我们构建的框架。所以，这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之争。

好吗？这是第二个问题。你怎么样？准备好听第三个问题了吗？好的，我用到了“可能世界”这个词。可能世界。

因为我们已经考虑到了两点。第一，我们可以用语言以其他方式构建经验。因此，可能存在我们构建的多种可能世界。

除了我们这个世界之外，还存在其他可能的世界。其次，逻辑实体理论也承认，并非所有逻辑上的可能性都会在这个时空世界中实现。例如，沃尔特斯托夫的普遍性理论就承认，除了我们这个世界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逻辑上可能的世界。

有些逻辑上的可能性尚未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思维的逻辑对象中，也存在着其他可能的世界。明白了吗？因为如果存在客观的、逻辑上的可能性，那么除了我们这个世界之外，就存在着客观的、逻辑上可能的世界，而且这些世界已经实现。

例如，在那些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由三个部分组成。或者，在那些世界里，我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那将是一个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其他可能的世界，无论与此世界存在细微偏差，还是显著偏差，各种各样。逻辑上的可能世界。因此，事物可能与它们现在的样子不同，无论是由于我们的

语言，还是由于逻辑上的可能性领域，这一事实引发了关于可能世界语言和可能世界本体论的辩论。

可能世界本体论。现在，纳尔逊·古德曼第一个跳出来抨击这个理论。你大概已经能猜到他会说什么了。

我介绍他时说，他想要的是没有本体论的逻辑。他不需要逻辑实体。他认为我们自己构建了自己的世界。

因此，在纳尔逊·古德曼看来，可能世界的语言仅仅是一种语言技巧，一种语义上的诡辩。所有可能世界都只是语言建构，其特定的参照点是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或可能经历过的事物。

就像我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另一个可能的世界仅仅是一个假设的世界。它是对这个世界可能曾经是什么样的，或者将来可能是什么样的一种假设。

所以，可能世界的语言仅仅是经验假设的语言，仅此而已。因此，就可能世界而言，他是一个反实在论者。就可能世界而言，他是一个反实在论者。

另一方面，英国哲学家D. K. 刘易斯则持不同观点。刘易斯并不认为其他可能世界的语言可以简化为关于我们现实世界的假设性陈述，或者说，仅仅是陈述。或者，正如讨论中所称，它们可以被称为反事实陈述。

反事实陈述。近来语言哲学和逻辑学对反事实陈述的逻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反事实陈述能否被充分解释为关于现实世界的假设性陈述？能否被简单地解释为不会被经验证实的经验性假设？它们能否被如此理解？或者，如果它们不能被还原为假设性陈述，那么我们似乎……必须承认，存在着逻辑对象，即客观意义上的逻辑实体，当我们谈论尚未实现的逻辑可能性时，我们谈论的就是这些对象。

当然，这种论点是，反事实陈述无法被完全简化，也无法被完全转化为假设。如果不能，那么你就必须对可能世界持现实主义态度。

但要可能对可能世界持现实主义态度，就必须对逻辑实体持现实主义态度。因此，关于反事实、关于所谓的跨世界同一性的争论就此展开。也就是说，是否苏格拉底在另一个可能的世界里，比如说，他没有鹰钩鼻，无论苏格拉底还是原来的苏格拉底。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同一个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他长着鹰钩鼻吗？当然，你会说不是，但这么说就等于承认了这一点。所

以，从一个可能世界的语言到另一个可能世界的语言，这种可译性就成了问题。嗯，这类争论蕴含着各种各样引人入胜的意义。

阿尔文·普伦迪格在他的著作《必然性的本质》中探讨了这类问题，并论证了存在一个逻辑上可能的、上帝必然存在的世界。你会发现，普兰廷加并不致力于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是致力于消除对上帝存在的质疑。

如果你能证明存在一个逻辑上可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上帝必然存在，那么你就消除了所有反对意见。而上帝存在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所以，他接下来要问反对者的问题就是：好的，现在你的反对意见是什么？这就是语言哲学的发展方向，你可以看到它如何开启了几乎所有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

这是一种引人入胜的发展。正如我之前所说，如今不仅宗教哲学和伦理哲学蓬勃发展，形而上学也同样如此。我没能彻底消灭它，只是推迟了它的到来。

刚才有人问了，是的。我正想问你关于普伦迪格的事，你刚才说普兰廷加说过，存在一个逻辑上可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上帝必然存在。是的。

所以，他是说存在一个逻辑上可能的世界，还是说一个逻辑上可能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哦，当然，是的。是的。但是你看，证明某件事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是一回事。

但要证明现实世界确实如此，又是另一回事了。没错，你看。

他认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必然存在吗？是的。是的，但难点在于如何从“言说”的必然性过渡到“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如何从语言中的必然性——也就是在可能世界的语言中必然存在的事物——过渡到事物本身的必然性。

你看，你可以证明在某些语言中这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要证明这就是现实世界，就没那么容易了。特洛伊？是啊，我一直在想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个概念。嗯。

嗯，形而上学上可能的，就是逻辑上可能的。他没有承认这种区别。那么，你能区分什么呢？说它在逻辑上可能，就等于说没有异议。

你看，这在逻辑上没有异议。从逻辑上讲，这是可能的。现在，如果说的是一只长着蝴蝶翅膀的仙女长颈鹿，我们会说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它在因果关系上真的可能吗？你看，你会说，嗯，我想在某个可能的世界里，这在因果关系上是可能的。

你不会说它在任何可能的世界里都是因果必然的，因为有限的事物本身并不具有因果必然性。是的，先生？我更多的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会说上帝在阻止罪恶的发生，或者说祂在决定罪恶的起因。

好的。从逻辑上讲，上帝有可能这样做吗？是否存在一个上帝会犯罪的世界？没错。是的，你看，他会说，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上帝真的犯罪了，他还能算是上帝吗？

因为在有神论宗教中，上帝的定义是完全至善的。换句话说，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上帝有本质吗？这正是他在马凯特大学所作系列讲座的标题，这些讲座后来以《上帝有本质吗？》为题出版。如果上帝有本质，那么有些事情上帝就做不到。上帝就不能是上帝本身。

不，上帝不可能不是上帝，你看。上帝不可能不是上帝。如果完美良善是上帝的本质，而犯罪是不完美，那么上帝就不可能犯罪，你看。

所以，这又回到了本质的问题上。如果你说，哦，上帝当然会犯罪，上帝没有本质，那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在说“上帝”这个词只是随意赋予某个实体的一个名称，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你还不如不用“上帝”这个词及其所有概念包袱，而是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上帝。你看，如果“上帝”这个名字仅仅是一个任意的符号，没有任何概念内容、意图意义和外延指称，如果“上帝”这个词只有外延指称而没有意图意义，那么你就可以让上帝做任何事。

但如果“上帝”这个词也具有主观含义，那么就连上帝也不可能不是上帝。上帝有做不到的事情吗？有，祂不可能不是上帝。当然，如果你想说，哦，这等于把上帝置于逻辑法则之下。

不，它的意思是说上帝是存在，逻辑法则就是存在的法则，归根结底就是上帝的法则，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存在的法则。上帝是终极存在，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存在的法则就是上帝的法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存在都至少具有某种本质，即存在的本质，也就是存在与不存在。

看来我们又没时间了。